植牙聖手基社冼棟榮醫生

誠社吳漢榆

二〇一四年十月份月會，同學會邀請1974年級基社冼棟榮牙科醫學博士，作專題演講〈義齒(假牙)的種類及認知〉，使我第一次獲得植牙的知識。冼棟榮校友是本會醫事顧問，國際牙齒種植學會院士，亞太區牙齒種植學會理事長。他的牙科知識十分淵博，深入淺出地向聽眾介紹各類義齒(假牙)及其利弊，詳細講解植牙的優點及操作過程，使大家獲益良多。

我的老伴患牙周病，有一下齒長期發炎貫膿，下排牙齒均鬆動，十分痛苦，2015年底向冼醫生求診，決定將下部牙齒全部拔除，徹底治理牙患，然後植了四齒作為基礎，最後以鈕扣方式裝上義齒，幾經調校現在雖然上下兩排牙齒均為義齒，但是基本能夠發揮牙齒正常功能。整個手術過程在2016年一年完成。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冼醫生對扶掖後學不遺餘力。匡社有一位校友，其子在加拿大大學畢業，已取得榮譽學士學位，並得到歐洲及加拿大三家大學給予獎學金。但他很想學牙醫，我介紹冼醫生給家長認識，並說冼是培正的牙醫顧問，難得冼醫生發揮紅藍精神，親身將他帶去菲律賓大學，引薦給院長，通過評核收為牙科學生。經多年學習，現已學有所成而畢業，在澳門掛牌，對於冼醫生的學養和醫德，我深為欣賞，故特撰寫對聯一副，以記其事，並繪扇面一副以贈之。聯曰:

口腔植上下銀牙，纖毫尚巧，勝似等身再造；
胸中藏千百醫案，精研雕琢，贏得臻美嘉名。

輔助證明的回憶

輝社 盧遂業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民主政府，英美基督教三大教會（美以美會、長老會和英國倫敦教會）集資在北京建立燕京大學，內有神學，法學，醫學和文理學院。1926年開課，校長是司徒雷登(他後來是美國的駐華大使），校址風景美麗，校舍外表全用了中國古典宮殿式樣，內部使用方面則是當時最先進的歐美設備，讓學生和教師都能在好的環境中求學。在當時是著名的教會大學，造就了不少人材。1952年燕京大學被解散，校園建築和校址成為北京大學的一部份。

同學黃秉權的父親在1930年左右在燕京求學，他是學校足球隊的中鋒，林藻勇是中衛，朱達三是啦啦隊長，何宗頤則是熱心的支持者，逢有比賽特別到場為球員們吶喊。何、朱、林三人所修讀則全是數學。

1955年黃秉權由德明中學轉來香港培正就讀。因知朱達三和林藻勇都是父親的好友，固此上課用心聽，筆記抄寫和解作數學，各樣都很仔細的記錄下來。中學畢業後，初在台灣大學攻讀機械工程，來美改讀純數學。獲博士學位後，便很快在Wilkes College當了數學和電子計算系的系主任三十多年，造就了不少 數學人材。

1949年共產黨解放中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培正師生逃來香港的人數很多。香港培正中學在林子豐校長領導下，在何文田校址改為上下午班，這樣可以多收容從大陸來的學生。何宗頤是從廣州培正來，被林校長請了當教導主任和副校長。何校長在聘請教員方面花了很多時間面試和決定。因此中學部的數學老師都全是在大學主修數學的畢業生。林子豐校長是在香港經營工商金融的成功人士，在香港殖民地政府看管下，他是敢言人士，代表培正向政府申請了一大幅空地，並籌款興建了D座新校舍。其後便是E座，宗教館和體育館。他當校長全是義務，分文不取。他和何校長對教職員中年輕有為的，都鼓勵他們有機會去深造，爭取更高的學位。老師中如有申請高職的機會，林校長更是毫不猶豫的寫信大力推薦。

1954年D座新校舍落成，培正由上、下午班改為全日制，使學生和老師有更多授課和接觸的機會。更有圖書館存書和閱讀的地方。另購置不少學術雜誌和參考書。舍弟遂現（銳社1958）那時是讀初中二，受陳永明老師鼓勵去借數學通報自行研讀數學，現弟就這樣把新的期刊一到便去圖書館借去閱讀。有天在課室上課時，給叫去見何校長。見面時校長說他借的一期數學通報過時沒還，因他是該學報的長期讀者，叫他以後要準時還書。該學報是中國數學會在1938年刊行，是給專業數學人士發表研究成果和通訊的學術雜誌。

1956年崇基學院被香港教育局承認的大學,它是中文大學的前身。請何宗頤當客座教授，主講授微積分，有比我們高一級的瑩社同學選了這科，他告知我，何校長講課清楚，簡明有力，使他很快便能怎樣應用微積分，可惜一年後何校長便以舟車勞頓花時太多而婉辭不教了。

數年後何校長因和香港教育司改制中五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對香港浸信會以培正老師的信仰為決定去留很是質疑，為此辭了培正一職而提早退休了。他以下象棋為樂，年輕在廣州時，他曾多次參加公開象棋比賽而獲冠軍。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家父做事的機構從雲南昆明重回到廣州，我們姊弟四人便在培正小學就讀，1948年解放前夕我們一家六人搬逃至香港。1953年我們三兄弟重回培正下午班上學，而簡姊則考進了香港真光女子中學。

我讀的是初二真班(下午班），班主任是林英豪老師，他教我們數學。上學期中，香港真光中學校長何中中，帶了三位中學教師來培正觀察教學方法。四位在我們課中聽了一天，其中一位花了五堂和我們同聽林老師的幾何傳授，她非常推崇，林的教述“大大好老師”。舍弟遂全(正社1960）最佩服他的名句「天下雨地溼，但地溼不就是代表天下雨」，輕巧道出邏輯的要點，林老師是何宗頤手下愛將。

其他初二信班到善班(五班）則由陳永明老師包辦。在我用電話相詢我們在培正數學老師時，其中七人衝口而出”肥陳所教最有印象”，他用粉筆邊寫邊推理公式，快而明，有同學說他那時抄得慢，聽得慢，不及講授的十分一，即便如是，他仍終身難忘。陳老師鼓勵有興趣數學的同學自學，閒中多看數學刊物和書籍。在圖書館的microfilm可自行查讀，他研究數學的精神影响了不少培正同學，他課餘和林敏初老師常和我兩位弟弟對打羽毛球。他更是游泳健將，有一次從淺水灣一端游至深水灣，給同學們要學好長途游泳的鼓勵。陳老師在廣州培正高中畢業後，便就讀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系。在香港培正教學時，他發表了不少純數學的研究文章，特別是三角的求證，他有很特殊的貢獻，很快，他便被當時新加坡南洋大學聘為數學教授。不數年香港大學聘他為數學系教授。可惜他四十多歲時便因病辭逝。他是我們老師中在學術研究上最有成就的一位。

升初三，D座新校舍落成，上下午班制取消改為全日學制。我們輝社由六班改為五班，我們善班四十五人全是男學生，往後培正各級都是男女同班，傳統下來的和尚精神至我們便沒了！初三教數學的是鍾偉光老師，他上課時常帶大大的三角尺和大圓規，在黑板上畫得精美的圖去講解最有名的公式OA=OC，我們同學啟應OC=OK（用潮州口音回答特別容易記憶）。鍾老師脾氣很好，總是面上常掛微笑，叫同學對數學的態度自生好感而去學習，鄧鎮郛同學，其父與鍾老師是好友，為免受父責，雖然對所說推理公式全然不明，卻全默記不誤而不以為苦，就這樣培養他能在大學深造物理和工程的興趣，然後自創電腦數學工程公司，有很成功的事業。

高中一開始，數學教科書都全是英文書籍，當年燕京大學採用的書本，原版的書籍都是非常昂貴，我們學生們多在舊書攤買用過的翻版書或是向台灣郵購翻版書。林藻勇老師是我們善班的數學老師，每天授課全都不用看教科書，在黑板上隨講隨寫，聲洪而準，不留心聽寫也不成。他常說中學的數學是大學進修理科和工程的必要工具，即使不能理解也該用分類、回想等方法去記憶幾何、三角、微積分等等。正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偷。例如“舉頭望黑板，低頭烏叮叮”，當時是哈哈大笑，但是引導我們去唸數題考試的一好辦法也。

黃逸樵老師是教其他四班的老師，他綽號「殺人王」，授課快，發給習作的題多而繁，加上又是英文，課外請他補習的同學也不少——「打補針」，他發的講義多有詳盡的解答。即如是，在考試時仍有試題不能明白，別說解題了，原來在考試時，黃老師必有兩個問題是書本、講義都沒有的難題，只有思維好的學生能答中。黃起常，王世榮和蔡子平三人常是對這些題目迎刃而解的好學生。

高二和高三文理四班都是朱達三老師教數學的。文理分別就是文組同學不用學微積分。朱老師授課“滋油淡定”，課程講完，必留下時間去解答同學的數學難題，他慢慢的分析，容易明白，也叫各人有時間抄寫下來。偶有錯誤他則面對我們說：「都唔係幾對版！」定必重新再來。這種直承錯誤重新再來嘗試的精神對我們影响很大。他出了課室後對學生們平等看待，對課外各種活動，絕無褒貶，並常指導我們對男女交往要注意的常識。朱老師常說我們高年班會考的良好成績表現與同學們互相研習相討的活動最有關係。先生們的授課，只是有相輔的作用。

高二、高三時請黃逸樵先生補習數學仍大有人在，他除了給予詳盡的講義和解題，更給貼士，「契仔」定把這些資料分享與我們的體育健將們，包括有名的野草球隊，他們十多人，放學後都同在一起研習這些資料，不明處多由劉紹貽同學澈底反覆解答。兩年中這些健將們在數學考試上全部一帆風順，沒有一人需要補考。六十年後，倪福年和朱啟鵬對這樣的小組學習都有珍貴的回憶，另外黃起常，陳少瑩，應義勇，莊中興，熊勵勤，黃煥慶這些數學好手，也常在下課後在課室和其他同學解答和分析難題。理組六位女同學自成一組，對數學最有興趣和成績優良則是樓永靜和胡露施。

我們在中學的數學教程主要是用在大學修讀科學，工程的基礎語言，除此中學的老師們培養了我們對數量和邏輯的認識，增加我們人生對知識的尋求情趣。這些都是購不到，買不來的回憶。

寫此文的動機是對當年培正老師的敬意，只是六十多年前的事多已化為雲煙，故打電話給同學多人，這才可追憶往事，錯漏之處全由筆者負責。正所謂；

電話線上談往事
數學解題空間量
引入背誦方程式
喜記當年分析事

（盧遂業 寫於2016年10月）

泛談幾位古代中國囚徒

輝社鄭國輝

寫罷第三篇瑞士遊記「龍歸古堡」，意猶未盡，論及詩人拜倫描述士隱囚徒的心態。他未能將自已從心中的牢獄解放出來，最後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整個世界就是一大牢獄。那麼在中國的囚徒又如何呢？現讀了幾位歷史上知名之士的獄中作品，略窺他們的心態。

被收在「唐詩三百首」內駱賓王寫的七律「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首先闡明二典故。「西陸」是昂宿別名，出現在秋天。「南冠」是犯人戴的帽子。南冠客是囚徒的別稱。駱賓王在監中感懷身世，以蟬自喻。蟬的雙翼烏黑，很像少壯男子雙鬢，而自己早成為鬢髮蒼白的人了。濃重的露水阻斷飛行的旅程。它的聲浪也被嗚嗚狂風壓下去，這詩的形像反影作者人生挫折，仕途不得志。蟬是餐風飲露的秋蟲，沒有人明瞭它的高潔，正如沒有人了解自己的心迹。

「初唐四傑」之一駱賓王詩名著甚，此詩寫得很超卓。作者因賭債入獄，自知被拘囚的時間不太長。雖然滿含懷才不遇悲憤之情，對人生絕不悲觀。仍埋着進取之心的熱熾，只等待識貨者，即了解他心迹的人。

果然機會來了，出獄後參加了徐敬業起義，為軍中的文書，寫下那氣挾風雷，震憾天地的討武檄。當武則天讀到「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二句時，矍然拍案叫絕：「有如此才，使其淪落不偶者，宰相之過也！」此役帶給駱賓王一悲慘結局。敬業兵敗後，駱被擒，在南京處決，首級送赴洛陽。

另一說傳在民間，多年後宋之問遊杭州靈隱寺，夜宿古剎中。見到秋潮月色，風露立中宵，即景題詠。在文思中斷際，有一老僧代他吟出二句：「樓觀滄海日，門枕浙江潮。」美極了！意境融會了情景。宋感激之餘，追問老僧，他已閃身避去。翌日訪查老僧下落，他已不知所蹤。有人告宋，此乃駱賓王也。隱居避難成了雲遊僧人，居無定所。

我們且讀明末神童烈士夏完淳在獄中寫的兩首詩。他五歲通經史，九歲能文章詞賦，十五歲從軍，十七歲兵敗被執，殉國。

(一)　絕命詩：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
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
自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
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

滿清鐵蹄踐踏漢人家鄉。無數有志之士都挺身起來抗戰。不是拯救那搖搖欲墜腐朽明王朝，而是種族存亡之戰。夏完淳的家族也不例外，他的父親夏允彝，老師陳子龍已在江南保衛戰中殉難，現輪到自己。三年顛沛流離的戎馬生涯，結果是身繫囹圄。淚灑河山，天地之大，竟無容身之所。獄中寄寓是短暫的;斷首報國是最終的命運。唯一難撒手，戀戀不捨的是滿富親情的家鄉。作者的期望是將來，當魂魄歸回時，還見到大地上義旗高豎。有了此崇高之志向，還有甚麼心中牢獄？

(二)　與妻訣別詩：

「憶昔結褵日，正當擐甲時。
門楣齊閥閱，花燭夾旌旗。
問寢談忠孝，同袍習唱隨。
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夏完淳的母親知道愛子委身軍旅，命如朝露。在他十六歲那年，草草為兒子成婚，娶的是佔江南文壇首席錢彥林千金錢秦篆。希望能為夏家留點血脈以延續香火，婚後夫妻相敬如賓，極盡魚水之歡。在獄中他有一信給妻子：「三月結褵，便遭大變，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嘗以家門盛衰，微見顏色，雖德曜齊眉，未可相喻。賢淑和孝，千古所難。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後，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雙慈，下有妹女，則上養下育，託之誰乎？然相勸以生，復何聊賴？蕪田廢地，已委之蔓草荒煙，同氣連枝，原等於隔膚行路。青年喪偶，才及二九之期。滄海橫流，又丁百六之會。煢煢一人，生理盡矣！嗚呼，言至此，肝腸寸寸斷。執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欲言則萬般難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亂。平生為他人指畫了了，今日為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亂絲積麻。身後之事，一聽裁斷，我不能道一語也……」

和夏完淳一同就義的有他的岳丈錢彥林。他在獄中亦寫了一首七絕，那時恰巧是七巧節：

「泣對南冠渡綺霄，
江鄉千里客愁遙。
雙星若曉人間恨，
也便淒然罷鵲橋。」

此詩亦是文學中極品。懷念家鄉的情意甚濃。若牛郎織女得知這人間悲劇，也不會在今晚見面。錢彥林對這天才橫溢的東牀快婿，由愛生敬。他是江南文膽，又是首富。經常資助義軍，備受牽連，故拘囚在一起。洪承疇勸翁婿二人投降。言詞煽動。錢彥林有些改容。夏完淳在旁厲聲給岳父一當頭棒喝：「今日如此狗情，奈千秋後世何！」錢悚然動容，遂拒降殉難。

中國古時的監獄比士隱古堡差上好幾倍。文天祥在燕京被囚三年方凜然赴義。在「正氣歌」序言中，他描繪了七度惡氣，如「雨潦四集，浮動牀几」的水氣，「駢肩雜眾，腥臊汙垢」的人氣，「毀屍鼠腐」的穢氣……他能安然抵受，無動於衷，因為有浩然正氣在身。「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清初桐城方苞因文字獄被拘。他總結自己的經歷寫了「獄中雜記」。字字驚心，令讀者不寒而顫。明末天啟時，左光斗被權宦魏忠賢誣害，禁於死牢，受炮烙酷刑，肌膚焦爛，足踝見骨。門生史可法買通獄卒，扮清潔工人入內，見其師慘狀，抱頭痛哭。左光斗目光如炬，釘視史可法厲聲曰：「庸奴，此何地也？速去，不去，吾當擊汝。」且執腳邊鐵鏈，作欲擊狀，可法急退，後流淚語人曰：「吾師肺腑，乃鐵所造也。」

這些仁人志士，有崇高抱負，視死如歸，監獄乃短暫臨時寄寓之地。只可繫其身，不能束縛其心靈也，他們確是人中之龍。

90th 香港培正同學會 ANNIVERSARY

培正記憶
廣州培正「銀樂隊」的輝煌歲月

誠社區紹螽、鍾朝英供稿 弘社梁民生整理

1949年12月24日廣州東山浸信會禮拜堂

何謂「銀樂隊」？樂器是銀造的嗎？非也，因為樂器是銀白色，俗稱「銀樂隊」。大型樂隊配備弦樂器，銅管樂器和敲擊樂器。培正的「銀樂隊」就是以銅管樂器為主，後來增加一些敲擊樂器。

筆者記得上世紀籌備「培正商學院」的時候，大家都以為是培正辦大學，校友踴躍捐助，籌備組曾向某君說能否捐助一隊銀樂隊，某君計算價錢之後回答籌備組說：「沒有這個能力」那麼廣州培正的「銀樂隊」是從那里來的，廣州培正「銀樂隊」當年是廣州最出色的樂隊，是馮棠校長於1947年從美國帶回來的。

廣州培正中學什麼時候有銀樂隊(銅管樂隊) 要查看校史，培正成立於1889年，到1912年才改名的「培正學校」，到1929年更正校名為「私立廣州培正中學校」。

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在廣州嶺南大學課餘指導學生課外音樂活動，1928年兼任廣州培正中學銀樂隊指揮。當時樂隊的練習場所在古巴堂樓頂的音樂室，全體隊員不超過20人。1928年冼星海老師與全體隊員在古巴堂前拍了一張合照，廣州培正中學校史室有此照片。

冼星海老師到巴黎學習，由何安東老師繼續擔任廣州培正中學音樂教員兼樂隊指揮，1930年何安東老師出版了《培正歌集》歌曲366首。

日本侵華戰爭開始於1931年，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前後14年。廣州培正中學幾次遷校，校產損失嚴重。

1947年11月馮棠校長從美國歸來，他是省港澳培正三校的校長，美國華僑個人和團體熱心祖國的教育事業捐助了教育經費美金十多萬元，同時又送子弟回培正接受教育，所以培正學生大多數都有「海外關係」。馮校長使用華僑捐款在美國訂售教學設備、儀器、器材、圖書等共二千餘箱，並取得政府免稅進口，其中就有一整套樂器。

樂隊開始時只有28件樂器，有雙簧管、單簧管、長笛、短笛、隆色斯管、小號、伸縮號、法國號、英國號、低音管等，後來增加到45件。當年廣州專業團體都沒有這樣規模的樂器，廣州文藝界對培正羨慕不已。

由何安東老師訓練的廣州培正中學的銀樂隊，筆者認為是廣州培正中學有史以來最優秀的樂隊，同時也是短命的樂隊。

何安東老師是如何挑選人才的，不要高年級學生，因為訓練好，他們就要畢業了。1947年誠社是初中一年級，偉社是初中二年級，先從這兩級社選拔，後來樂器增加了，1948年匡社是初中一年級，這個級社的同學也參加選拔。

由於培正有的音樂課，學生都具有音樂的基本知識，要成為樂手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於是由李榮康老師選拔一批優秀的學生讓何安東老師考核，面試的目的是測試應徵者的音樂感和節奏感。何安東老師彈一段旋律，問應徵者這段旋律的節拍，這樣反覆測試選出樂手，又要根據每個人的特點適合那種樂器。

演奏樂曲是要懂五線譜，因此有同學被淘汰就是不懂五線譜。

一旦成為培正中學銀樂隊的一員，要提交一份志願書，志願書的內容有二個方面：最重要是遵守紀律，遲到兩次或曠課一次請你離開，第二方面要保証聽話，在訓練過程中，李榮康老師當了助教。

何安東老師每種樂器都能演奏，並向學員講解樂器的特點，如何掌握好這件樂器娓娓道來。何老師訓練樂隊非常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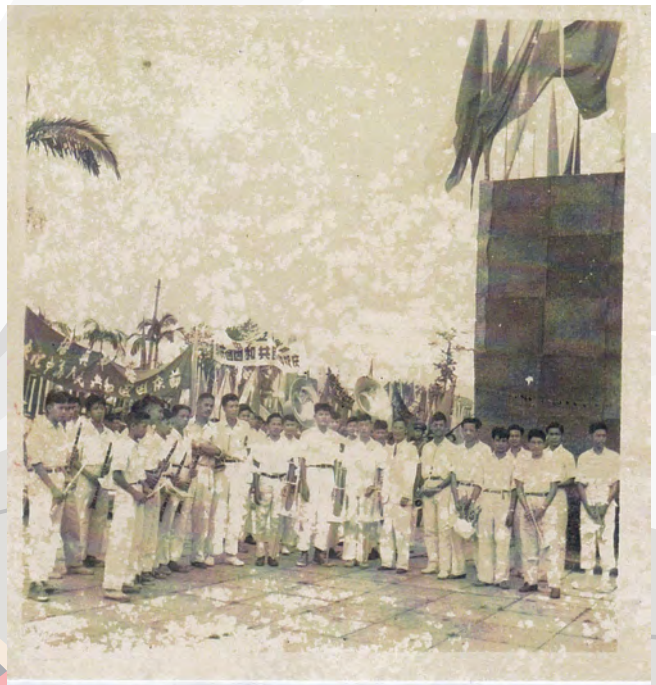
格，誰錯了或拍子不對，何老師馬上叫停，到底誰錯了，指揮棒敲在那件樂器上就是他錯了。

樂隊也有業餘活動的時間，何安東老師帶領學員活動，老師買了水果、花生、糖果招待學生，他自己把酒瓶打開，飲酒吃花生來講故事，講笑話，對學生既關心又親切。

在校內訓練，一般在青年會禮堂，有時在青年會室外，圍觀者眾，在室外練習其實是向群眾匯報成績，演奏節目已經是樂曲，開始訓練時是從音階開始，然後練習一段旋律，進行曲旋律，逐漸過渡到演繹樂曲。

培正銀樂隊揚名在外，與何安東老師的名聲有關，廣州市民不認識培正銀樂隊，但廣州文藝界早已了解音樂界名人何安東，於是邀請培正銀樂隊到廣州市電台表演，當年電視尚未面世，有收音機的市民也不多，讓廣州市市民一睹培正銀樂隊的風彩是在1949年。

1949年春天1月6日在中華北路籃球場(現為解放北路迎賓館）培正籃球隊戰勝中德中學取得學界籃球冠軍決賽權。一周之後培正戰勝廣雅中學奪得學界籃球冠軍。當天頒獎，全體隊員、校友、教練等，由銀樂隊帶領乘數輛汽車從中山路返東山，沿途奏樂放鞭炮，市長夾道欣賞奇景，不但廣州市民了解廣州培正中學有如此規模的銀樂隊，後來新政權某部對培正銀樂隊表現極大的興趣，他們從遠方一路打仗到達廣州，很可能首次見到如此規模的美國生產的銀樂隊是由一群唇邊無毛的小子演奏。



1950年10月1日廣州培正銀樂隊前排右5是李榮康老師

1949年12月24日在東山浸信會禮拜堂，音樂會銀樂隊參加演出。照片上的指揮就是何安東老師。

1950年6月27日下午五時左右，我們敬愛的馮棠校長逝世，29日上午出殯，銀樂隊沿途哀樂，送至浸信會新墳場。這一天是學期結束，誠社初中畢業。1950年之後，廣州培正中學的教員逐漸被調走，何安東老師去了東北，大家可以想像培正銀樂隊的指揮何安東老師離開培正，樂隊是怎樣一種處境，庾信的《哀江南賦》序有一句話：「將軍一去，大樹飄零」。不知什麼時候新政府某部向廣州培正中學借走馮棠校長帶回來的銀樂隊。

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生的事，距今已經六十五年了，是那個部門借走廣州培正銀樂隊，事情經過是這樣的：誠社是廣州培正中學最後一屆高中畢業生(1953畢業）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重組教會辦的大學從此消失該校各專業合併到其他學校，1954年全國中小學校重組，教會中小學改名，廣州幾間著名的中小學的名字改名，廣州培正中小學的名字不見了，北京著名的見滿女中和匯文中學亦同樣命運。

廣州培正中學改名為廣州市第七中學，遷入原培道中學，原培正中學校址掛上兩招牌，一個是「廣州行政教育學院」，第二個是「僑光中學」。原培正中學改為七中並入原培道校址，檔案和校產都一起轉移。由此推理，廣州培正中學由馮棠校長帶回來的銀樂隊也遷到原培道中學(七中），樂隊也是從這里借走的。

到底是誰借走廣州培正的銀樂隊，誠社同學已經高中畢業了，他們不知道，匡社同學知道嗎？他們不一定知道細節，有傳說是上級調走這套高級銀樂隊，為什麼上級可以調走，這是社會制度問題。

假如香港培正中學擁有一把意大利的古琴(小提琴），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想借此琴供演奏一用，香港培正中學校長說：「不借」，這就是「一國兩制」的區別了。

我們懷念廣州培正銀樂隊的輝煌歲月，同時希望知道是誰後來擁有這隊銀樂隊的樂器。

本文是回憶多年之後對記憶重新“檢索”與整理，必有遺漏，甚至錯誤，希知情人補充，誠社有幾位當年的樂手在美加，歡迎你們撰稿充實這段歷史並公開當年銀樂隊全體合照。